

每日頭條

首頁 | 健康 | 娛樂 | 時尚 | 遊戲 | 3C | 親子 | 文化 | 歷史 | 動漫 | 星座 | 汽車 | 家居 | 情感

葛亮：觸摸與呈現歷史，是建構自身的旅程 | 專題訪談

2016-11-29 由 文學報 發表于文化

微信ID：[iwenxuebao](#)

『文學 點亮生活』



葛亮：觸摸與呈現歷史，是建構自身的旅程

「這是一個劇變的時代，世界和中國都在發生史無前例的改變，寫作者需要敏感地觀察和把握它們。」把漢語當做溝通人們心靈之橋的寫作者們，身處這巨變的時代，他們和他們的中國故事，又將呈現怎樣的面貌？本期報紙我們採訪

了九位寫作疆域各不相同的詩人、作家和評論家，聆聽他們關於寫作、關於心靈的聲音。這幾日我們會陸續推送給讀者們。

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

我和我的中國故事

專題訪談

■ 本報記者 王雪瑛

《北鸞》是葛亮書寫近代歷史、家國興衰的「南北書」之「北篇」，歷時七年，是繼上一部《朱雀》之後的最新長篇小說。小說文筆的華美清雅，內在情懷對傳統文化的薪火相承，以及現代語境中對民國歷史獨具韻味的演繹，讓業內專家和讀者頗感驚艷。

學者陳思和為《北鸞》作序：「雖是一部以家族史為基礎的長篇小說，但虛構意義仍然大於史實的鉤沉。尤其讓我感興趣的是，這又是一部向《紅樓夢》致敬的當代小說。」也許這不僅僅是他的興趣，讀者們都會有興趣知道，作為生活在全球化時代的青年作家，葛亮有着怎樣的人生體驗，文化底蘊、審美取向，讓他選擇這樣一種小說形式與語言，敘寫他的中國故事，寫出一部致敬《紅樓夢》的當代小說。



新作《北鸞》

「格物」是引領我進入歷史情境的因由

Q

陳思和教授在序言中指出，《北鸞》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細節鉤沉為主要筆法的民國史。你在自序中的第一句話便是，這本小說關乎民國，作為一個青年作家，你怎樣讓自己具備這樣一種能力，以長篇小說的方式去直面民國的歷史？

葛亮：很感謝陳思和老師對《北鸞》的精準導讀。我曾經與前輩作家有過對話。在當時我更傾向於前輩書寫歷史建基於親歷經驗，而吾輩更多依賴於想像。「想像」為年輕一代贏得了更多歷史書寫的空間。但在《北鸞》的寫作過程中，我的想法出現了調整。我越來越要求將自己置於「在場者」的地位。我為這部小說進行大量格物工作，如果缺乏有關那個時代的細節，所有的想像都是無本之木。其實「格物」對我而言，意義遠不止勾勒場景，落實細節本身。它是引領我進入歷史情境的因由。藉由這些歷史的磚石，我搭建的是一個「在場者」觀照下的模擬現場，以此去穿透我，作為作者與歷史間的重重隔膜。這個過程對我而言並不困難，相反是十分愉快的。

Q

你沿着豐富的細節，重返歷史的現場。歷史、歲月，人物、命運漸漸地有了溫度和質感。說來容易，做起來難。

葛亮：是的，的確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與時間，因為這種查考具有相當的延伸性，比方一場「祭孔大典」的場景，你需要了解的不僅僅是典制本身。與此相關的春丁秋丁、府縣兩祀的日程，主祭的祭辭格式，祭服的具體樣式，這些細節是環環相扣，由此及彼的。換言之，落實的過程，也是不斷發現的過程，並

[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](#)

在其間構築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。這種建構系統的意識，也和我受到的學術訓練有關。所謂格物，並非只是埋在故紙堆里作案頭功夫，我也很樂意通過訪問的形式去觸摸歷史，比較有溫度。所以，如何「讓讀者重回現場」，對我而言，前提是，我已經是「在場者」。這種感覺很微妙，處理虛構與真實，原無一定之規，而我則按照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來進行。

Q

民國是中國現代史中真實的部分，你以小說的方式進入民國，《北鸞》起筆於民國商賈世家子弟盧文笙的成長，收束於上世紀中葉。將波詭雲譎的民國動盪史寄予兩個家族的命運沉浮，書寫了上個世紀中國風起雲湧的歲月中的世道人心。生活在一個全媒體，全球化的時代，已經隱沒在歷史大河中的民國，上世紀20至40年代中的人和事，是你生命中的重要性結嗎？你的現實生活與你虛構的小說世界有什麼聯繫？

葛亮：我對那個時代的感情，來源非常具體。就是我的家族與父祖輩的經歷。我的祖父是一名藝術史學者，外公則出身商賈家庭。他們各自的人生軌跡，造就了我認知民國這個時代的不同面向。特別在寫作《北鸞》的過程中，祖父生前的幾位摯友，如王世襄，范用等陸續辭世凋零，我感覺到一個時代的漸行漸遠，這或許是我表達它的動力。

《北鸞》中，有相當比例的情節是源於真實。為了寫這部小說，我曾經去加拿大探訪祖父的同窗，切身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個體與歷史間的砥礪。同時，父祖輩的經驗本身對我是無形的滋養，特別是知識結構的建構方面。比如我祖父對於中西藝術與繪畫的見解，我外公作為戲曲票友對於京劇與崑曲的體認，都融入了小說中的細節。有關傳統的薪火承繼，這也是一條路徑吧。



Q

現代的身份，全球化的角色，古典的心，你覺得對你這樣的概括準確嗎？前兩者都是時代賦予你的，而唯有古典的心是你的一種選擇。你對古典的心是如何理解的，影響着你講述中國故事的方式？

葛亮：其實每個生活在當下中國的人，都負載着現代與傳統的辯證。我想古典的心，多少是對傳統的依戀吧，包括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念，審美，甚至人情。從文化續接的角度，我兒時的閱讀經驗提供了某些幫助，這和父輩的引導有關，看了不少筆記體的小說，《閱微》《耳新》之類。培養了我對古典文字傳統的敏感與語感。

因為生活於當下，我對於中國的講述，呈表傳統，更多會考慮到現代的語境。所謂「常」與「變」的關聯，這是在沈從文先生的《長河》中已經提出，但未得到解決的問題。現代性的價值，需要放置在中國經驗中加以檢驗。雖然新古典主義本身是個舶來的概念，但對於傳統的吸收、消化、反芻而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品類的過程，對於東西方是可以互相借鑑的。

當下時代的變動不居，構成了一個全球化的試驗場，我很感興趣在這個「場」里中國的角色與位置。在《北鸞》中，除了傳統而封閉的襄城外，我同時寫了民國最為時髦的一南一北的兩座城市，天津與上海。在文化譜繫上，它們為襄城所欽羨與模仿，同時也和後者產生對話。在天津內部又有新舊的分野，在意大利和英國租界區，成為前清遺老遺少的避居之地。而上海的「隔都」，則成為猶太人的諾亞方舟。中國在民國時期所呈現出的空間的複雜性，讓我十分着迷。其次，我也感興趣中國與西方文化相互的諦視。所以，《朱雀》從一個蘇格蘭長大的華人青年的視角切入，對古城南京的探視。而美國的情報員泰勒，以中古五音製成曲譜發送情報，則是當時關乎中西的文化想像使然。

我寫中國的每一個當下，都希望放置在歷史的語境中

Q

這些構成了你小說的空間與格局。為了寫好天津和上海，你專程去過上海和天津嗎？

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

葛亮：是的。上海因為和南京很近，我自小非常熟悉。對天津的了解，不少是我外公和祖輩們對我講述的經歷。為了寫小說，除了案頭功夫，專程去天津數次，都是為了做相應的實地考察，直觀的感受和認識，與抽象的格物還是不太一樣。前者更有溫度，好像親自觸摸到了歷史的脈搏，是血緣和地緣上雙重的親近感。所以，小說有不少細節都是很日常的。天津對我而言，又和故鄉南京有疊合的一面。歷史沉澱豐厚，城市格局又相當的日常，是過日子的城市，這一點特別符合小說的氣性。

書出版後，圍繞小說內容，做了一次「與《北鶩》行懷舊之旅」的直播活動。我們首先去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，拜訪了馮老師，聽他親自為我們講述老天津的風物。這些年，他對於傳統建築的保護作出卓著貢獻，令人感念欽佩。隨後，循着我外公幼時的成長軌跡，我們探尋了天津的一些歷史遺蹟，比如他曾就讀的耀華中學、意大利租界區、督辦衙門的原址。這一程下來，感覺《北鶩》這部小說與我個人之間的聯絡，更為飽滿和豐盈了。

南京與香港，家城與磁場



[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](#)**Q**

你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幾年了？香港和南京這兩個城市，對你思考審視歷史和體驗認識現實，有着怎樣的影響？你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嗎？

葛亮：我在大學任教近十年。南京與香港對我的歷史體驗而言，各有意義。我曾將其概括為南京是我寫作的溫床，而香港是我寫作的磁場。南京作為我的家鄉，有豐富的歷史積澱，如吳敬梓先生所說「菜脯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」。但落實到民間，就是感覺很舒服，很適合生活。而這種舒服，會影響文字表達的慾望，因為生活方式本身已是立場與態度的表達。

Q

在南京，你經常會去哪裏？金陵是不是讓你感到歷史就在斜陽餘暉掠過街角、建築的時候，在日常的市聲中，靜靜地流動着？

葛亮：在南京，我常去的地方，一個是夫子廟，與兒時記憶不同，現在逐漸商業化了；一個是南京博物院，前身是中央博物院。有豐富的藏品。尤其是明清瓷器，每次去，滿目如見故人。南京的確是個歷史俯拾皆是的城市，自小身處其中，習以為常。南京大學是我的母校，也是我祖父執教過的院校，我有一份獨特的感情。百年老校，雖處鬧市，卻寧靜沉鬱，是舊日的好。在裏面學習，久而久之也是一種心智沉澱吧。每次走進校園，看到被藤蘿覆蓋的北大樓，心裏就格外踏實。

來到香港後，這座城市的氣質與南京全然不同，節奏的匆促，多元文化的碰撞與交融，對一個青年人來說，衝擊還是蠻大的。促使我躬身返照，去重新審視南京。也構成了我寫作的起點。寫作之初，在台灣出版《謎鴉》時，我曾被稱為「學院派」作家。雖然現在這個稱謂已不重要，但是學院的訓練，還是為我的寫作提供了某些養分。比如對於文本邏輯感和格局感的構成，比如從田野考察的角度，對實證與「格物」的重視，大約都和我的學術身份相關。



**Q**

歷史不是簡單的時間排序，而是類似於有機的生長。你今後的創作還是面向歷史的中國嗎，還是會書寫當下的中國經驗？歷史的中國，是你講述中國故事擅長的題材？這是以你現在的眼光打量歷史，去發現歷史與現實的某種聯繫。

葛亮：其實我寫中國的每一個當下，都希望是放置在歷史的語境中的。因為對於具有歷史感的國族來說，每一個當下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是時空網絡中的某個坐標，必然有其發展的起點與淵源。所謂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我感興趣這種在結果基礎上體會漸變的過程。所以，我的不少小說都是現實對歷史的逆推。其間，你會感受到歷史的意外，以及不規整之處。這是作為小說作者可以發揮的空間，你通過虛構去豐滿與梳理這種達至意外的邏輯，同時表達這種邏輯中所含的「常情」的力量。這便是我認為的歷史的強大，這是吸引人的。

Q

現實和歷史不是割裂的，現實就是歷史的有機生長。你寫《北鸞》歷時七年，猶如重回歷史情境，與筆下的人物共處了七年，內心一定有很多感慨吧，在回望歷史，思索歷史的過程中，是不是感受了自己的成長？你的下一部作品準備寫什麼題材？

葛亮：小說寫作本身對我而言是種內心的沉澱之道，成長一定是有的。觸摸與呈現歷史的過程，也是建構自身的旅程。和筆下的人物將心比心，休戚與共，會覺得自己的人生也隨之而飽滿與成熟了。下一部長篇小說，仍然是關於中國的歷史，會延展得更久遠些，同時會放置到相對更寬闊的語境中考察，探討中西方文化傳統在接觸之初的彼此間的交錯、欽羨、撞擊與融匯。

Q

作為教師和學者，你一定了解和領會不少現代小說的技巧，作為一個作家，你是不是對《紅樓夢》情有獨鍾？或者說《紅樓夢》對你的文學觀和寫作有着重大的影響？

葛亮：我對《紅樓夢》很熟悉，是我閱讀經驗中的重要部分。我很欽佩曹雪芹先生的一點是「博學於文」。但我更重視的是他對於「民間」的態度。《紅樓夢》無疑是中國小說達至文人化的高度標尺。它是雅的，但對俗的東西也融合得很好。中國小說的源流本身就是俗文學，所謂「稗說」，傳奇，話本、擬話

本都是為了喜聞樂見。其中有着來自廟堂之外的、野生的充滿生命力的東西。《紅樓夢》里保留了這些東西，雅俗共冶一爐，構成了審美的新氣象。曹先生的《廢藝齋集稿》已經散佚了，裏面多涉及民間藝術。風箏是其中一種，所謂「比之書畫無其雅，方之器物無其用」，但恰恰是這種「無用之用」，相當的迷人。它代表着一種審視歷史的角度，自由而不拘一格。有很多逸出成見的所在，是我在寫作上認同與重視的。

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





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



我們已推出**2017文學周曆**與**2017報紙訂閱服務**

長按掃描以下二維碼

相關文章



南京作家葛亮發佈《北鸞》 書寫家族傳奇

2016-10-06

「此情可待成追憶——葛亮《北鸞》新書發佈會」近日在北京舉行。作家葛亮與著名學者止庵、著名編劇史航就小說中的「民國書寫」展開了深入對談，活動由作家蔣方舟擔任嘉賓主持。對於葛亮，南京的讀者應該不陌生。他從小出生、長成在南京，後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，並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。

葛亮：「一顆老靈魂」講述過去的故事

2017-11-24



一個作家形成自己非常鮮明的寫作語言面貌，使讀者很容易辨認出，無疑是衡量其寫作成果的重要標識。在當下中國的年輕作家中，出生於1978年的葛亮，就是有着強烈個人風格的一位。

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

評論家稱《北鸞》代表當下對民國文化的想像高度

2016-10-11

本報訊（記者舒晉瑜）9月22日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、當當網、北京閱讀季、騰訊文化聯合主辦的「此情可待成追憶——葛亮《北鸞》新書發佈會」在北京舉行。作家葛亮與學者止庵、編劇史航就小說中的「民國書寫」展開深入對談，作家蔣方舟擔任嘉賓主持。

「民國清明上河圖」：《北鸞》

2016-11-07

本報記者 左麗慧 實習生 吳夢迪昨日下午，「此情可待成追憶——葛亮《北鸞》新書分享會」在鄭州松社書店舉行。作家葛亮與小說家喬葉就小說中的「民國書寫」展開了深入對談。新作《北鸞》是葛亮書寫近代歷史、家國興衰的「南北書」之「北篇」，歷時七年，是繼上一部《朱雀》之後的最新長篇小說。



以柔韌的方式，復原先輩生活的尊嚴

2016-10-29

《北鸞》作者：葛亮版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10月《廢藝齋集稿》，曹雪芹著。共分八冊，論述問題包括印刻、編織、園林、風箏、烹調、脫胎手藝、印染等。現存其中的一冊《南鸞北鸞考工志》

部分。葛亮是新銳小說家，長於南京，居於香港。



葛亮十幾年的寫作總結：將心比心，人之常情

2017-06-10

"我們在活得興味盎然的時候，不知道下一秒會變成什麼。從生活放大到歷史，從一座城到另一座城，仿佛從來便是如此。"本文載於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。圖/本刊記者 大食侯孝賢拍片子的時候，曾經等待天空中的雲從鏡頭的一端緩慢地移動到另一端，沒有任何任何戲劇性的表達。



GQ中國2017年度作家 葛亮：古典主義反芻者

2017-09-20

#GQ中國2017年度作家#-- 葛亮 --「葛亮以厚學之筆書寫塵里常情，而使時代風雨滲入人間草木。通過反芻傳統，葛亮重現了古典之光，照亮的卻是語焉不詳的當下。風箏飛遠，引線隱而不斷，另一端是我們的來路；一收一縱中，葛亮使我們感知了歷史的文明。



他為祖父、外公寫了部小說，被稱為民國版

「清明上河圖」

2017-02-02

2016年金秋的一個下午，葛亮《北鸞》新書發佈會在古色古香的西華書房舉行。書房毗鄰故宮頗讓作者於感慨之際心下歡喜，「我的祖父

是一個藝術史學者，他那本在藝術史上留名的巨著叫《據幾曾看》，涵蓋了從漢代到晚清中國歷代最重要的書畫典藏，而這些藏品絕大多數都與故宮有關。

葛亮作品《北鸞》：以家族史書 寫民間真精神

2017-03-30

葛亮坐在那裏，像一本書：溫和、低調、優雅，似乎不屬於這個時代。出身書香世家的他，其祖父是著名藝術史學者葛康俞、太舅公為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、表叔公為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……出生於1978年的葛亮，8年前便以長篇小說《朱雀》震動文壇。



葛亮揭秘《北鸞》背後的故事：陳獨秀造就了我祖父獨善其身的性情

2016-11-09

猛獁新聞·東方今報首席記者 梁新慧/文 袁曉強/圖他的身上，有着太多耀眼的標籤：祖父是著有《據幾曾看》的著名藝術史家葛康俞，太舅公為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，表叔公為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，外祖姨父褚玉璞曾任直隸省長兼軍務督辦此外，而林風眠、潘天壽、李可染、艾青、鄧以甄、王世襄等名家也

找不到想看的？搜索看看！